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七十年

议程项目 14、66 和 107

和平文化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5 年 2 月 6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5 年 1 月 29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先生给你的信，其中谈到了世界一些地区传播仇视伊斯兰意识的图谋(见附件一)，并转递 2015 年 1 月 2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给欧洲和北美洲青年的信(见附件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4、66 和 107 下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侯赛因·德赫加尼(签名)



2015年2月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2015年1月29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奉至慈至仁的真主之名

谨提请你注意非常令人不安和普遍的仇视伊斯兰教的表现最近巴黎的恐怖行为之后已进一步激增。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包括各国政府、宗教机构和权威、民间社会和知名人士，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谴责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暴力群体的成员的无理杀戮行为。该群体存在的理由及最近作为本区域的一个角色的出现，已路人皆知。这类无端诉诸暴力的做法在伊斯兰教及其崇高的教义中没有任何位置，也不被穆斯林所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仇视伊斯兰教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发起试图歪曲伊斯兰教的行动。

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来说，所涉问题是在关于所谓捍卫得到普遍尊重的“表达自由”原则方面普遍存在的双重标准。你可能会发现，蹊跷的是2008年，同一杂志的编辑指示该杂志一名漫画家写信对被视作反犹太主义的内容道歉；而在他拒绝之后立即被解雇。这种做法或决定尚未出现在该杂志和欧洲其他类似出版物上所频繁刊登的诋毁伊斯兰教和亵渎伊斯兰价值观的轻率漫画的情况中，导致与法国的穆斯林社区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遗憾的是，我们近期以来看到，在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中，无论是政治方面和个人、媒体或虚拟世界对穆斯林的宗教价值观(不管是先知穆罕默德、神圣的《古兰经》或伊斯兰教义和价值)的公开攻击，已司空见惯。

这一本质上危险的现象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威胁到人道、和平的国家间和人民间关系所急需的环境以及所有人求助于当今世界多族裔、宗教和种族群体之间的对话、理解和容忍的必要的手段。

除采取迅速和必要的行动谴责言语或人身暴力行为之外，西方和欧洲现在尤其需要进行自我反省，弄清在欧洲以及更多的是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一大批信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从事恐怖、残酷和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群体恰恰是第二代欧洲人的深层原因。这种奇怪和似乎令人费解的现象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也不能轻易地不予理会或回避；它是目前欧洲政治状态的一部分。它暴露了有关社会，尤其是关于穆斯林少数群体及其价值和神圣性的现行政策中更深层的社会政治隐患。

最近主要是因为欧洲和北美恐怖分子招募比率高而进行的各项分析，指出了这些社会出现系统性失误，这导致这些社区及其成员被边缘化、排斥和被剥夺权利，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的第二代。令人费解且同样令人恐惧的是，斩首无辜平民和面带邪恶、自满自足地手提被杀害人质头颅的伊黎伊斯

兰国恐怖分子，恰巧以纯正口音讲欧洲语言。指责他人的做法，无论对象是穆斯林国家(其中一些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可能与其相左)或更糟糕的是作为一种信仰的伊斯兰教，即使在国内是政治正确的并获得瞬间或短期利益，但根本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解决严重的社会、且现已成为全球的问题。

秘书长先生，我写这封信不是打算悲叹明显的双重标准的表现或对某一西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认可的政策找错。相反，我与你们分享这种关切，想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目标。考虑到联合国的机构能力，并作为依然相信本组织巨大潜力的职业多边外交官，我倾向于仍然报以希望，即联合国及其能力和机制能够用于解决一个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和反响的问题。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第 56/6 号决议)和“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世界”(第 68/127 号决议)的两项伊朗提案，能够为这一努力提供适当的体制框架。最近，在我有幸随函附上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信中，他率先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起与西方青年的对话。

我坚信，我们迫切需要在整个国际社会一级借助我们的集体智慧，在这方面探讨切实的方法和手段。

秘书长先生，我期待看到你的果断举措并强调我愿意就此一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谨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15年2月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2015年1月2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给欧洲和北美洲青年的信

奉至慈至仁的真主之名

欧洲和北美的青年们，

法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类似事件，都让我深信应该就其与你们直接交谈。我与你们年轻人交谈，不是因为我无视你们的父母，而是因为你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将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我还发现在你们的心中，寻求真相的理念更为强烈和专注。

我此信也不是写给你们的政客和政治家的，因为我认为他们有意让政治与正义和真相分道扬镳。

我想同你们谈到伊斯兰教，特别是你们所了解到的伊斯兰教的形象。几乎自苏联解体后的过去二十年来，已有许多尝试想把这一伟大的宗教描述为一个可怕的敌人。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政治历史中，煽动并利用恐惧和仇恨感的做法由来已久。

我在此不想谈及西方国家迄今被灌输的各种不同的恐惧症。略观近期对历史的批判性研究将使你看清，新编历史中谴责西方各国政府缺乏诚意、虚伪地对待其他国家和文化。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表明，它们对奴隶制感到羞愧，对殖民时期感到尴尬，对压迫有色人种和非基督徒感到悔恨。你们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对以宗教的名义在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之间或以国籍和族裔的名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流血深感耻辱。这种做法令人敬佩。

我仅举浩瀚史实中的几例，是不想指责历史；而是希望你们问一问你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西方的良知只是在延宕几十年或几百年后才被唤起和恢复理智。为什么集体良知的修正适用于遥远的过去而不适用于目前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试图阻止公众认识像如何对待伊斯兰文化和思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你们非常清楚，屈辱“他人”及散布对其仇恨和恐惧的错觉，是所有从压迫中获利者的共同基础。我现在希望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传播“恐惧”和仇恨的旧政策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目标，且程度空前未有。为什么世界权力结构想要伊斯兰思想被边缘化并继续不为所知？哪些伊斯兰教的概念及价值观干扰了超级大国的计划，而在歪曲伊斯兰教形象的阴影下又保障了哪些利益？因此，我的第一个请求是：学习和研究广泛破坏伊斯兰教形象背后的动机。

我的第二个请求是：面对洪水般的偏见和造谣运动，争取获得关于这一宗教的直接和第一手知识。正确的逻辑要求你了解他们使你们对之害怕并希望你们远之的事务的性质和本质。

我不是要你们接受我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或任何其他理解。我想说的是：不要让当今世界中这一动态和实在的现实通过怨恨和偏见介绍给你们。不要让他们虚伪地将其自己招募的恐怖分子作为伊斯兰教的代表。

要从伊斯兰教的主要和原始来源来了解它。通过《古兰经》来了解伊斯兰教及其伟大先知的生平事迹。我想问你们是否直接读过穆斯林人的《古兰经》。你们研究过伊斯兰教先知的教义和他的人性、道德教义吗？你们除媒体之外从其他来源收到过伊斯兰教的信息吗？

你们过问自己伊斯兰教如何及在哪些价值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和知识文明并在数世纪中孕育出最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吗？

我希望你们不要让以诋毁和冒犯的方式塑造形象的做法在你们和现实之间造成一种情感的鸿沟，剥夺你公正判断的能力。今天，通信媒介已消除了地理边界。因此，不要让他们把你们圈在捏造的精神边界内。

虽然没有人可单凭自己消弭人为的鸿沟，但你们每个人都可在其上建造一座思想和公平的桥梁，启迪你自己的想法并照亮你周围的环境。虽然这一预先设计的伊斯兰教和你们青年人之间的挑战是不可取的，但却可以使你们在自己好奇和求索的心中提出新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的尝试将为你提供适当机会来发现的新真相。

因此，不要错过这次恰当、正确和不偏不倚地了解伊斯兰教的机会，以便由于你对真相的责任感而使后代有希望本着更明确的良知和更少的怨愤来书写当今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的互动历史。